

夷

堅

志

夷堅丙志卷第四 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得一店初啓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卧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以餅不納先是有風折大木居民祈爲二橙正臨門側以待過者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客忽起縛茆帚蘸水洗木搯搯踰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

門即返餅終日不得泄客亦捨去謝主人曰毋
怒我我明日携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詣
橙旁欲坐見光采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
四字取刀削之愈削愈明深透木底上下若一
觀者如堵自此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
月關壽卿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清瘦道人也

麻姑洞婦人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汴姑脩
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冠子隆獨往瞻謁至中塗

過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擔牽裳
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
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
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
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
歟忽焉如悟回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
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
百歲隆興中乃卒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
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
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
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
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
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
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
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
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食明當償直矣

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
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
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衆莫
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
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
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
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斲山
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
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几

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尨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

右三事皆關壽卿說

孫鬼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抃曾孫也生而美風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私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即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至臨安予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

駭人面絕大深目倨臯厚脣廣舌髯鬚髮鬍髻如
蠶每啖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
土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廛以爲笑斯
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
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爲孫鬼
腦云

閬州通判子

閬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象笏
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

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
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
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鞠問其
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
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己所有大駭呼
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
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
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
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

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鞮一雙無主名子再拜狼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履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鞮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婦姪張寅為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廬州詩

廬州自鄺瓊之難死者或出爲厲帥守相繼病
死歷陽張晉彥祁作詩千言諷邦人立廟祀之
廬人如其戒郡治始寧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
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吳人築合肥曹瞞狼顧
地符秦又顛擠六飛駐吳會重兵鎮邊陲紹興
丁巳歲書生綰戎機鄺瓊劫衆叛度河從僞齊
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諸君子臨難節
不虧尚書徇國事旣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

候聲喔咿嗚呼趙使君忠血濺路歧

趙康國知廬州

喬

張實大將橫戶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

涕

統制官喬仲福張不從亂被害於州治

以法當爲請謚史策垂

清規法當爲立廟血食安淮圻奈何後之人邈

然弗吾思官居潭潭府神不庇茅茨冤氣與精

魄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竒月明

廷廡下髣髴若有窺警欬聞動息衣冠儷容儀

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

哭妻

張節度宗顏夫婦俱喪陳閣學規李舍人誼韓大夫沃匏左司瑤皆死杜觀察琳吳

徽猷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

皆喪妻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

脫衣痛粘皮狂氓據聽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

烏馬雲鬟追小姬同殂頃刻許異事今古稀

張宗

顏妻既死一日有村民狂走登聽事據坐作妻

附語怨詈家事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婢俄皆死

磊落陳閣學文章李紫微築城志不遂起廢止

於斯杜侯在官日夜寢鬼來咎拔劍起驅逐反

顧出戶幃曰杜二汝福即有鼓盆悲

杜琳夜爲

拔劍擊之乃顧

曰杜二汝有福德章罷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

席未煖凶問忽四馳德章安道移嘉禾病骨何

廷羸于時秋暑熾絮帽裹領頤餘齡亦何有幹

在神已睽

王安道帥廬病亟請於朝移嘉

死師說達吏治通材

長拊綏東來期月政簡

民甚宜傳聞蓋棺日

邑里皆號啼

韓沃字師說

近者吳微閣魚軒發靈輶

營卒仆公宇廐

馬裹敝惟行路聞若駭舉家驚

欲癡

吳垌之妻喪車臨啓有茶酒卒與一馬同斃

昔有鄴中守迫諱

姓尉遲後周死國難英忠未立祠及唐開元日

刺史多艱危居官屢謫死未至先歔歔仁矣張

嘉祐下車知端倪廟貌嚴祀典滿考遷京畿兄

第列三戟金吾有光輝吳兢繼爲政神則加冕
衣自此守無患史書信可推伯有執鄭政汰侈
荒于嬉出奔復爲亂羊肆乙猖披強魂作淫厲
殺人如取携其後立良止祭祀在宗枝罪戮彼
自取禍福尚能移族大所馮厚子產豈吾欺寒
溫五種瘡蹠蹕一足夔或能爲病崇祈禱烹伏
雌況我義烈士品秩非賤卑凜凜有生氣爲神
復何疑勺水不酹地敢望壺與蹄片瓦不覆頂
敢望題與檠邦君寄民社此責將任誰既往不

足咎來者猶可追儻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

營數楹屋豐儉隨公私

城中有后土廢祠孝肅公故第皆與壇可附爲

宇

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尚書名位重正寢

或可施呂姬徇夫葬義婦嚴中閨

有得呂尚書括髮之帛歸

吳中者夫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

清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襄當

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陳李鮑韓勢必相追

隨德章病而去去取更臨時尊壘陳儼雅劍佩

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醮祭蠲州台青詞奏上帝

冊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栖茲焉卜

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笳響蕭瑟風馭行差池穹
旻亦異色道路皆慘悽魏我文武廟千載無傾
歌使君享安隱高堂樂融怡豈弟布惠政吉祥
介繁禧遂紆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
年穀得禳祈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犧人神所
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群公方倚毗明
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粲文治昭然日星
垂目工靡不報秩祀當緝熙四聰無壅塞百揆
欽疇咨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爲露章畫中旨

施行敢稽遲太常定廟額金榜華標題特書旌
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廬州詩

趙和尚

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弃俗爲僧靖康時
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冠
犯闕范謙叔致虛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
見大喜邀使反儒服而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
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艱難中
頗有功貝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

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
得大辨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
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爲第一料敵
應變決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爲第一若
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爲盜賊第一人不敢多
遜坐客畏其言無敢荅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
罵蓋出天資旣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
印使之代已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
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

時羣妾弃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荅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爲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蒙其力適帥湖南爲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爲趙和尚云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寧徙入城避之予婦家入蜀僦以居外舅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

毛物睚眦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矍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安寢至明

蜀州紫氣

崇寧三年成都人凌戡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

瑞應鄉民程遇

本名紀光堯嫌名

家葬父母其墳山上

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它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爲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屢有光景

動人宜爲奉真植福之所乃建道觀名曰寅威
賜田十頃歲度童行二人後二年

光堯太上皇帝誕降實始封蜀國公竟以潛藩
升爲崇慶軍節度遂應火光紫氣之祥而程氏
子名適與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查氏餅異

荆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
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圈亦小兒
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

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捲
者移時乃止群犬攫食與真者不異

朱子
淵說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濱廟天未明
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
甚懼稍定倚戶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
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
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叙州小溪
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

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
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即以剃刀自刎登
時仆地士人驚恠且恐暗昧累已亟登舟解維
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
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
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
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
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即在傍吾
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

也亦黃仲康說云部網者欲再訪其詳未得也

郢人捕鼃

郢州二中積苦老元鼃出沒爲隄岸及舟船之害
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
但求一渡船兩人操楫大罌一枚猪肝一具及
鐵鉤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罌底以鉤絙肝寘
其內順流以行移時鼃出食肝併吞鉤首不能
縮怒甚引頸出於罌欲犯船而身礙罌間進退
不可漁者以竿垂擊其首紈然而沒則放索隨之

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鉤又擊之至于三四龜死始棹舟檣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龜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爲力甚易

仲東說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其

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韭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韭黃雞子爲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爲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扣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願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爲不孝神人領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迨

曉視啄處赤腫猶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

魏公說

夷堅丙志卷第四

夷堅丙志卷第五 十三事

李明微

李明微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爲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袁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旣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爲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已破碎。天師云。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

外葉家作醺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絕不佳及焚
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板承之
賴以不甚損然鶴髦遂遭燕菜爲話明微所見
張甚懼即日自具一醺謝罪云

虢州驛舍

宣和中虢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
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
勃勃如霧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
視坐人了髻森如目光可鑒已而入西邊小

泐壁而升遂失所在舉室皆悚至夕不敢寐二
鼓後門窻無故自闢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爲
怪就視之面目衣冠盡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
所見又皆類都監憧憧往來莫知孰爲人孰爲
鬼雖有刀劍懼悞傷人不敢擊達旦方止老幼
驚怖如癡即日徙出後月餘縉雲人陳汝錫來
通判州事方葺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
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群婢悉夢魘有見人
物極大而無首者有遭鬼物自牀舁至地者亦

至曉乃止然別無它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紱問丘觀俱爲蕭山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母老來相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否則爲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得免焉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爲客與人未款曲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

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盜遇盜以刀傷僧僧絕叫而走葉熟睡聞呼聲蹶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掣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恐衆至乃刺刃而去葉即死二尉聞之懼以是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掩腹入僧房左右無一覩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爲我謝二尉

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
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
爲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貲與母則存沒受賜矣
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葉之次日
即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卧起自知
必敗云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愚而醜爲祟所
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

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
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栢子
和香之屬莫知所從來富人徐勉素木強聞其
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
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
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間甚重遂墮地視之
則茶磨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崇以糞
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穢跡呪能祛斥鬼物勉
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鎌刀從空飛舞

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刃垂及衣裾急竄去
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窺見
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爲猴獍之屬
至今尚存

青田小胥

建炎中青田小胥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
竊出陳素謹畏獨卧吏舍明旦門不啓主吏扣
戶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
衾巾履皆在獨不見人而窻壁整密如常時莫

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
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蔣存誠祭酒方鄉居憐
其父老而失子爲以情禱之時中命具狀訴于
驅邪院而判其後去當所土地里域真官仰來
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
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盡玉女于
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
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檣舟岸側以
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

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尚熱死已旬日而面色如生竟不測爲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戶也

長生牛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屠牛甚嚴而衛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車刃由禹廟側突入城見者辟易廂卒慮其蹂躪欲闌執之爲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逆邏入三門過西廊一馬繫廊下見牛至奮蹄蹴之牛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

詣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
首悲鳴遂卧階下陳令健卒爲去刃傳藥兀然
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
生牛即就紉而去與常牛無以異後數年方死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青田山邑艱得之
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夢適通衢
見鼈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
及門鼈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跳登

食牀鼈競緣四脚而上棣大怖謂曰我元無食
汝意何爲迫我叱之而寤明旦啓門有村僕持
所親劉元中書致一竹畚餉鼈二十八頭發視
之絕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鼈赤手
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鼈所隱日獲數十枚以
故親黨亦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

縉雲鱣飛

縉雲縣溪澗淺澀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
異而獻于縣縣令方從政倍償其直付庖人斫

簪招邑官開宴共享酒數行絲竹在列簪至未
及食忽雰雰晝冥雷雨驟至幃中簪縷舞躍而
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淒寒坐客毛
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
書閣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
雨止屋內猶黑秉燭視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
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湔湔踰旬
始平識者以爲龍螭之類也

西洋廟

永嘉胡漢臣世居西洋忽爲崇所撓始則揚沙
擊石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卧內皆鏗然有聲
而壁戶略無小損旣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
汙於飲食器皿中雖買熟物亦皆然其家良以
爲苦幼女始分雙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
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間已失一
髻漢臣從外生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
復來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
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

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弗克去如是幾二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爲祟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并香案諸物鎖鑰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秉鈞女

永嘉徐秉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馮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博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

爲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

博徒以骰子兩

采相向爲葉子

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鋪

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覺以語徐
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爲何地或曰乃
南郭外一虛市去城財五里即往尋跡正得一
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六葉子羽秀才宅驗
與夢相符投刺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
前誕一男子較其日乃馮氏所夢之夜具以告
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顧徐有喜笑

色子羽名之儀明年果登科兒十餘歲時猶問
至徐氏常稱馮爲安溪媽媽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說受籙於龍虎山張靜
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黃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
村於堂側建小室爲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
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
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斲之過丈餘無
所睹復填甃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効黃

先生至其家爲作黃籙醮埋金龍於甃下光始
絕嘗清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案前周匝
皆青苔石體尚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
唯用二小童掃洒他人莫得入意童爲戲然石
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舁著門外
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局此
室明日親啓戶石又在焉默禱于神書符其上
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爲蒙符力
殃恠不敢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聲

聲有聲墜于廷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尚存題
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視其背別一符存焉
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柰乃納諸室中久
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旣無如我何盍圖我
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爲何神昆
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
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
不得已爲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
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絕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狀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歐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華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

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寃者宰悉以爲受賕託
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
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
枯骨之鬼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
賞募人捕真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
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
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
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
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

家冤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真緣我以死冤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亡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爲廣德守檄司理

棣兼公使庫時

煮酒畢已疊成棧一日庫吏

出酒走告去第二棧亡酒數百尊棣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爲欺但責其蹤跡姦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究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墻垣牕壁鎖鑰無纖介踈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爲鬼物也郡兵行子城上得一壺於兩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戶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恐地有陷處秉燭炤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

以事聞于郡吏卒相謂庫舊有神祠前官輒去
之得非其爲孽乎密市牲醪羅拜禱請許以再
立廟明日衆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給散校元
數唯欠一尊蓋竹間者也乃爲立祠

此卷皆縉
雲陳棟說

夷堅丙志卷第五

夷堅丙志卷第六十四事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者酒落魄初自鴈蕩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爲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竒中獨善畫爲人作煙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爲范牛但好弄溷穢或芻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書人家牕壁然不覺有

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即受或多或少皆弃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廁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槨殯於城隍祠前以年冢爲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伴汝矣時光弟矩亦爲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勿群胥爲葬於光冢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給曰左左乃山窮絕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

汝却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俟
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
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言曰適不合欺范先生
先生指令從此去即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
夢非尊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
後至婺州赤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
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煮食醉飽即卧已則遣
糞滿地徐徐起引手掬弄以十指印壁上一室
皆滿房內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

淨滌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衆咄罵范笑
且怒曰汝乃敢毀我趨詣三清殿下再拜占
有禱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黃冠益
謹事之觀前橫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
弟子一人捐囊中錢爲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
爲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錢爲濟衆事
何不可之有卒爲之范亦不強止笑謂之曰如
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
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携

施以爲請曰吾旣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

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輿兩紅棺以斂云太尉成
閔責居娶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閔將出迎
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閔有子娶秦國大
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
曰禍作矣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
爲爾解崇旣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
居亡何秦國薨閔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
素幃裏風涎暴作冥不知人閔泄利交下殊困

怠強昇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
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閔兩袴往非夫人者也
乾道二年錢筭爲縉雲守范自衢往訪之曰負
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
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詔范子
珉蓋其亡日也

陳天
與說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
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斛過之共飯飯才罷又

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即
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斛去移時劉往
訪之已病卧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
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劍營街未畢逢
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
我旣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
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
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
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

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
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柰何柰何劉爲作
粥煑藥至暮乃歸卽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
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
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

韓彥
端說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鎮孫拱家養一猴數年矣拱妻顧氏
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趨挽顧衣
爲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迨夜

聞室內牕櫺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覘之忽兩毛
手自牕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即仆絕家人聞之
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
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扶齒灌藥扶救
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猴得脫走登木
跳踉不可柰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
三日乃定

桃源圖

縉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日遇異人揖於道左携

一簾中貯二板堅勁如鐵言能刻桃源景物恨
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
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
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觀女
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霓裳法曲
全部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日一漁
翁機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二畫
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爲倖者亦欲得其一初
不閉拒即詣之所需如前刻纔半板忽碎裂遂

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
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希
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
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
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
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
方外之事不可以當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
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秀才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即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尚氣不檢嘗歐人折齒捕錄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弼得免他日又歐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尚爐鼎亦有得乎顧其僕取烝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捺鐵箸投火中少焉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斤既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郝先生所

呵石烝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當以黃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詵之甫數歲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脫詵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黃金一變其半廷下黃菊已槁詵之折一枝請爲戲噓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請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噓其半邊裏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牆壁稜稜光明可監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竦身距躍

珠星從毛竅間踊出的皦蒲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即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敬異焉會綸將調官臨安生緘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醞於幕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詵之處其銀著斷處化爲金云

范元卿說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鞠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

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
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
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
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
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
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
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
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
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鞠獄故不以實官

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
期丞驚愧不能荅既還家會薦負滿品詣臨安
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
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歐
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
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
初

劉敏士
文伯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

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誦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群盜驚走遂得脫

趙學
老說

長人島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齎水告竭人畏渴

死望一島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
乃悉輦餅餌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棗林朱實
下垂又以竿撲取得數斛欲儲以爲糧大喜過
望眷眷未忍還共入一石嵒中憩息俄有巨人
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
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
嵒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留者獨挈之以
塞竇口亦去然兩旁小竅尚可容出入諸人相
續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捉船

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
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浥
之以鹽携乃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
公雅爲予說予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
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
無所不有可畏哉

温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温州大風震地居
人屋廬及松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

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鍾樓亦仆唯江
心寺在水中夾山顛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
是兩日有巨商棹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
雨爲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它徙吾今夕赴
麻行水陸會會罷即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
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
於茲夕者初郡有婦人年可四十許無所居每
乞食於市語言不常夜則寄宿於淨居金剛之
下諸尼皆憐之不忍逐風作之前日指泥像語

人曰身軀空許大只恐明日倒了去弗宿已而果然

諸天靈應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夢冠至爲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日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聖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呪行法爲人治祟靈甚驗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即有小兒盤辟入門舞躍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富家子也迨暮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兩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垂之

曳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
巫命累餅甃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
孕即失去乃驗鯉爲祟去

張八削香像

溫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
恐其作僞欲試之而遍體皆采繪不可毀乃以
小刀刮足底香屑熱之旣而左足大痛如疽毒
攻其內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

右四事皆
木蘊之說

汪子毀神指

饒州雙店民汪渙世事善神龕其像於室中幼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渙夢金甲神訴曰吾衛護翁家有年矣未嘗令翁家有小不祥事柰何容嬰兒毀吾指渙驚謝旦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治此子即日病中指間瘡絕痛既愈遂拳縮不可展